

# 秋花猶似綺羅鮮—— 〈繡盆菊詩意簾〉裝飾紋樣探析

■ 林莉娜

傳宋〈繡盆菊詩意簾〉構圖講究，色彩典雅瑰麗，做工精細，技法豐富。以盛開圓滿菊花盆景，輔以山石、蘭草、靈芝點綴，呈現秋光明媚欣欣向榮的美景。畫面上方框內以金絲線繡出應景詩句，旁有五彩祥雲繚繞，整體畫面呈現華麗，祥瑞的景象。重陽菊花盆景象徵長壽的吉祥寓意，寫景式盆景與之匹配的圓型盆器嵌滿珠寶，置於朱漆圓几上更彰顯出皇家氣派，是幅難得的明代中、晚期宮廷刺繡作品。

## 織物中的圖案設計

大自然四季更迭，各有不同景緻。植物花卉生命短暫，然藝術家以繪畫或織品記錄，則可保存花開嬌豔面貌。傳宋〈繡盆菊詩意簾〉（一）（故絲 160）、〈繡盆菊詩意簾〉（二）（故絲 161），均縱二二〇，橫六四·八公分，曾經《石渠寶笈·續編》著錄，<sup>1</sup>並刊載於朱啟鈐（1872-1964）《刺繡書畫錄》。<sup>2</sup>（圖 1、2）畫中主題描繪長壽的菊花，下方盆器鑲滿各色寶石置於花几。「天頭」配上文人花月詩，旁搭祥瑞雲氣氤氳，另有清雅幽香的蘭花，及象徵如意的靈芝等輔助紋飾。畫面各色什錦菊盛開，花間蜂蝶、蜻蜓翻飛，呈現秋光明媚，萬物欣榮的美景。整體華麗祥和的景象，彰顯出皇家氣派，兩幅均是難得的宮廷刺繡作品。

此兩軸主題皆為博古盆景，構思巧妙，造型大氣。構圖主次分明，色彩典雅瑰麗，作品做工精細，技法豐富。明楊循吉（1456-1544）《菊花百詠》其中〈十樣錦〉詩云：

「五色天機雲錦章，剪來枝上作秋芳。淵明素秉清高節，肯有驕奢十樣粧。」<sup>3</sup>文中將菊花多種顏色與織錦中最尊貴的五色雲錦比美，傳宋〈繡盆菊詩意簾〉正是自然繁花百草悉可為紋飾的最佳寫照。

菊古作「鞠」，成書於戰國時代的《禮記·月令》有云：「季秋之月，鞠有黃華」。菊花別名黃華、九華、重九、延壽花，三國曹魏鍾會（225-264）《菊花賦》從花形、花色、花期、特性、養生等方面，稱譽菊花具有五種美德：「夫菊有五美焉，圓花高懸，準天極也；純黃不雜，后土色也；早植晚登，君子德也；冒霜吐穎，象勁直也；流中輕體，神仙食也。」<sup>4</sup>歷代文人墨客吟詠詩文，借物詠懷喻志，東晉陶淵明（約 365-427）著名詩句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」菊花高雅脫俗、堅貞美好的品格，儼然成為隱逸之象徵。唐代杜甫（712-770）也以詩句「寒花開已盡，菊蕊獨盈枝」讚頌菊花不畏嚴寒，在眾花凋謝後盛開，不與百卉同期盛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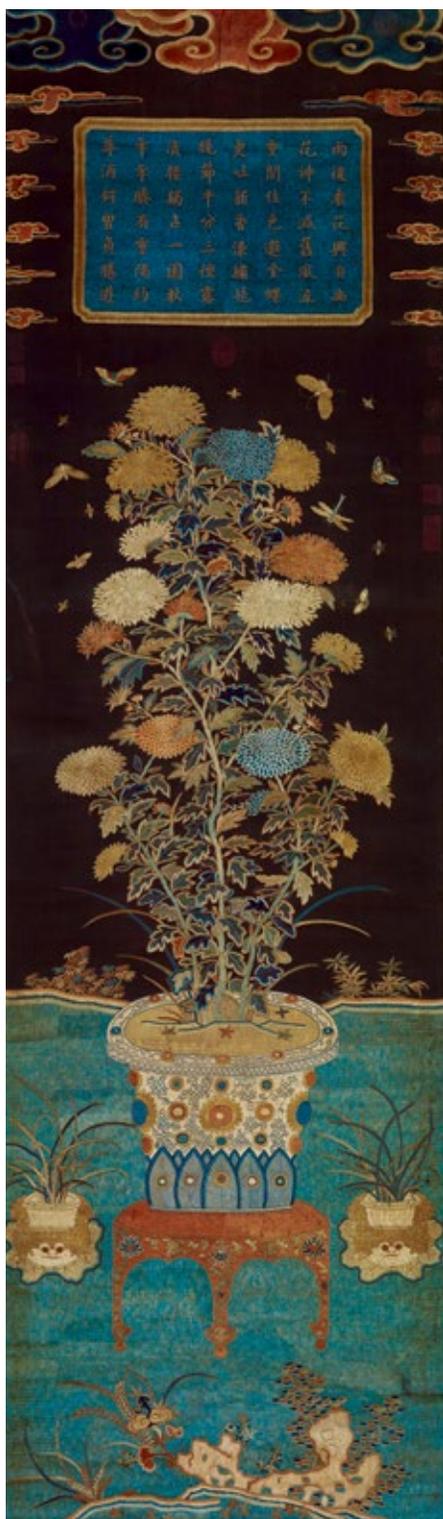


圖1 傳宋 繡盆菊詩意簾（一）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 傳宋 繡盆菊詩意簾（二）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宋代菊花栽培技術提高，品種繁衍，花色繁多，形態各異。南宋史鑄《百菊集譜》（1246 出刊），書中匯輯禁苑品類有云：「臨安西馬城（一作滕）園子每歲至重陽謂之鬥花，各出奇異，有八十餘種，予不暇悉求其名。有為予於禁中大園子，得菊品近六十多種，多與外間同名者，姑次第之。」<sup>5</sup>宋人利用修剪整形、造型，已能栽培開出眾多分枝的大立菊。南宋范成大（1126-1193）關於植物的論著《范村菊譜》序文有寫到：「吳下老圃伺春苗尺許時，掇去其顛，數日則歧出兩枝；又掇之，每掇益歧。至秋，則一幹所出數百千朵，娑娑圍植，如車蓋熏籠矣。」<sup>6</sup>到了明代，栽菊技藝更加趨於成熟，明末已用嫁接法繁殖出什錦菊。

菊花豐富象徵意象與內涵賦予藝術家創作靈感，傳宋〈繡盆菊詩意簾〉兩軸繡盆內分植三、四株盛開的菊花，搭配盆器與下方几座造型各有不同，一圓一方。旁列蘭草盆景一對，一為蘭草，另一則配植湖石。主花

皆為「四季花卉」之菊花，旁綴以次要物象，祥雲、昆蟲、蘭草、湖石多呈現左右對稱，既有寫生面貌，又富有裝飾趣味。全幅紋飾繁富眾多，菊與湖石為「壽比南山」；靈芝、蘭草為「芝蘭競秀」；蝴蝶與福，蝶與迭同音，代表「福迭而至」。大自然繁花百草悉盡可成紋飾，豐富的動、植物題材蘊含了傳統文化浩渺深邃的意蘊。以下依其主題紋飾題材，逐項述其要點如下：

### 花卉植物

花以大為貴，盆中菊花花繁葉茂，逐層排列，花形璀璨向上拔起，有與天齊高之勢。菊頭繁複碩大，花瓣厚密成團，花色有數種。卵圓形葉片邊緣有缺刻，互生於莖節，莖枝挺拔直立，分枝粗細均勻。畫面菊花株型共有兩種，一種菊瓣多層緊密，飽滿渾圓，花心密含不露花蕊；另一種花瓣捲曲，細長而尖，花心皆露花蕊。（圖3、4）花瓣色澤變化細膩，巧妙運用色暈配色手法，以深淺不



圖3 | 傳宋 繡盆菊詩意簾（一）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4 | 傳宋 繡盆菊詩意簾（二）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同色調織出。不僅刻劃精細入微，花瓣之間的層疊關係亦交代清楚。繡線顏色稍有差異，不同色線相配，套繡出暈染的效果，而其線條排列緊湊，疏密均勻，絲毫不露針跡。

### 昆蟲

秋天庭園盆景花朵綻放，色彩繽紛的顏色吸引蝴蝶、蜜蜂、蜻蜓紛紛造訪。昆蟲穿插於花叢中，與花卉配置得宜，構圖布局活潑熱鬧。蝴蝶兩對粉翅大小形色不一，頭上

觸鬚卷成螺形；蜜蜂頭部兩個複眼，腹部末端細窄；蜻蜓兩對薄翼，頭大，複眼也大。腹部細長，尾有節，尾端有歧。自在飛翔的蜂蝶，在花叢間翩翩起舞，與花為伴，花蝶意象頗具巧思，可謂天工巧設。（圖5、6）

### 花盆

花盆樣式有方有圓，器面分飾「纏枝蓮紋」、「卷草紋」，線條細勁流暢，花葉婉轉相連，枝莖呈曲線纏繞，連綿不斷，有



圖5 | 傳宋 繡盆菊詩意簾（一）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6 | 傳宋 繡盆菊詩意簾（二）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7 傳宋 繡盆菊詩意簾(一)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8 傳宋 繡盆菊詩意簾(二)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「生生不息」之意。另有「回紋」、「如意雲紋」點綴於器物口沿，旁加折枝四季花卉；底足裝飾「蕉葉紋」、「蓮瓣紋」，呈兩方連續帶狀式分布，增添器物基座的穩定感。琺瑯盆器表面鑲嵌紅藍寶石、珊瑚、珍珠，色彩繽紛，呈現豐富的視覺效果。（圖7、8）織錦屬於平面裝飾，圖案布局限制較少，可以自由填充。將各式珠寶鑲嵌於器上，顯示宮廷貴族的氣派、皇家的風範，豪華至極。各色絲線粗細疏密穿梭，除表現立體與質感，更能增加圖像的變化與趣味性。

## 花几

晚明文震亨（1585-1645）《長物志·几榻》卷首說到：「古人製几榻，雖長短廣狹不齊，置之齋室，必古雅可愛。」傳統明式傢俱几凳大致分為方、圓兩種，其中又有束腰與無束腰之分。束腰多用方料，圓腿較為少見，足端都作外翻或內翻馬蹄；無束腰方凳則方、圓腿皆有。几榻依其陳設置物功能，

而有花几、香几等形制區別。明代版畫經常可見花几陳設於廳堂或居室，而上方大多擺放瓶花或盆景。以傳宋〈繡盆菊詩意簾〉為例，圖中花几其一通體髹朱漆，案面下方開有「壺門券口」（一種鏤空的裝飾樣式，常用於佛教須彌座的束腰部位）牙板，側面有「卷枝番蓮紋」加以美化，蓮紋狀花蕊呈螺旋形，花心外環飾有變形蓮瓣。腿足為如意雲腿，內翻捲雲頭足，底承圓珠可保護几足，並使整體顯得輕盈。（圖9）其二為「四面平」方凳，沿邊起線「壺門」牙條，腿足中端飾以雲紋翅，下展至底，收以直腿如意足。表面則飾「卷枝紋」，波卷狀線條組成連續曲線，只見莖蔓不見葉形，通常只作輔助紋飾。（圖10）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萬曆朝〈青花魚藻紋蒜頭瓶〉，頸部飾有折枝花卉，肩部亦飾一周「卷枝紋」連續紋飾，造型與方凳表面紋樣近似。（圖11）此類型「卷枝紋」以規律性幾何圖案排列，富有繁盛、延續等吉祥寓意。〈青花魚藻紋蒜頭瓶〉製作於西元



圖9 | 傳宋 繡盆菊詩意簾（一）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0 | 傳宋 繡盆菊詩意簾（二）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十六、十七世紀之間，或可作為傳宋〈繡盆菊詩意簾〉斷代之參考。

### 吉祥紋樣之象徵

明、清時期，常見以花卉、物象、文字等元素，組合成各種文化內涵豐富的圖案。設計者展其巧思創意，借用象徵與諧音寓意，將一些物象元素組合，用以傳達吉祥喜慶的意涵。傳宋〈繡盆菊詩意簾〉兩軸構圖大致可分三個部分，上層祥雲瑞光代表的是仙境，是神界與人界的符號；中段花木植物代表凡間世界，圓形菊花高懸，有君臨天下的氣勢；下方輔以瑞草靈芝、湖石點綴烘托，表現出「天人合一、吉祥如意」的氣氛。畫面雲朵視點最高，其次是詩文，盆景視點接近水準視點，靈芝、湖石點景視點最低。以下依其紋樣由上而下臚列，約略述之：

#### 如意雲紋

《芥子園畫譜·細勾雲法》內文涉及繪雲技法指出：「雲乃天地之大文章，山川被



圖11 | 明 萬曆 青花魚藻紋蒜頭瓶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北京故宮網站：<https://www.dpm.org.cn/collection/ceramic/226916.html>，檢索日期：2019年7月19日。



圖12 | 傳宋 繡盆菊詩意簾（一）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3 | 傳宋 繡盆菊詩意簾（二）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錦繡。」表現在藝術形式上，代表吉祥的雲即五色雲，又稱「慶雲、景雲」。五彩祥雲作為陰陽學家占候術語的「王氣」，代表好的預兆，為太平之瑞應也，天文祥瑞屬於最高級的祥瑞。傳宋〈繡盆菊詩意簾〉兩旁祥雲繚繞，雲朵高高在上，飄忽不定，倍增靈瑞，營造出畫面的神秘與權威感。織工運用大自然雲氣變化莫測，創造出各式雲頭，大小疏密組合靈活。上方大朵如意雙鈎卷雲紋雲身、雲頭相互交疊。環繞詩文周圍兩旁，小卷雲紋由內旋鈎卷與飄動帶狀雲尾組成，左右平行對稱排列，線條流暢，極富有動感。（圖12、13）

### 蟾蜍與蘭草

蟾蜍常被視為仙物，能延年益壽。作為基座出現，承托花器，身形扁平，四足蹲踞，

前肢彎屈趴伏，表情詼諧。（圖14）蘭花盆器搭配神獸托座，此種蟾蜍背托蘭草的圖像表現，應是東晉葛洪（283-343）《抱朴子·仙藥》書中記述的「萬歲蟾蜍」形象。蟾蜍萬歲，背生芝草，出為世之祥瑞。人們在繪畫、織品上刻劃此類寓意長壽吉祥的圖案，祈願祥瑞出現，希望受天的福祐。

### 如意靈芝與太湖石

除了天文、動物祥瑞象徵，靈芝也是常見的植物祥瑞紋樣。《本草綱目》提到了「芝為瑞草，服之神仙。」掛軸下方如意雲頭靈芝頂端兩側向內捲曲，像是小型花頭與花萼的變形，中有藍色小朵捲曲出頭；另與麥穗、蘭葉配置組合，寓意「五穀豐登，歲歲平安」。旁搭有湖石土坡若干，坡面輪廓由裏向外，分以白、淺藍、寶藍、紅四種色塊鋪繡，配



圖14 | 傳宋 繡盆菊詩意簾（一）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色鮮豔典雅，層次變化多端，增添織品的藝術效果。（圖15、16）

明萬曆年間，戲曲家高濂（約1532-1603之後）《遵生八箋·燕閒清賞箋》對於室內陳設極為講究，序文提到：「四季陳設將花卉種於盆器，還需佐以奇石，盆景儼若隱人君子，置之几案，素豔逼人，……可入清供。」<sup>7</sup>明代文人喜愛在庭院種植花草，並擺設各色盆景，在盆中養石。傳宋〈繡盆菊詩意簾〉主題為菊花盆景，堆疊布置玲瓏剔透，形狀奇特湖石，表達自然界山川景觀之勝。湖石與靈芝點景的搭配，不僅是呈現庭園生機盎然的自然環境，而是特意安排固定形式。就圖像部分來看，此類靈芝點綴著雜卉山石，旁有花草數簇，在萬曆皇帝（1563-1620）定陵棺內東端出土〈月白四合如意雲紋地暗蒼龍雲肩通袖龍襪綾〉也有出現。（圖17）織綾龍袍紋樣除了周圍海水龍趕珠紋，湖石、如意靈芝、蘭花及竹葉等紋飾組合，新穎式樣風格與傳宋〈繡盆菊詩意簾〉相近，應是屬於同時代的產物。<sup>8</sup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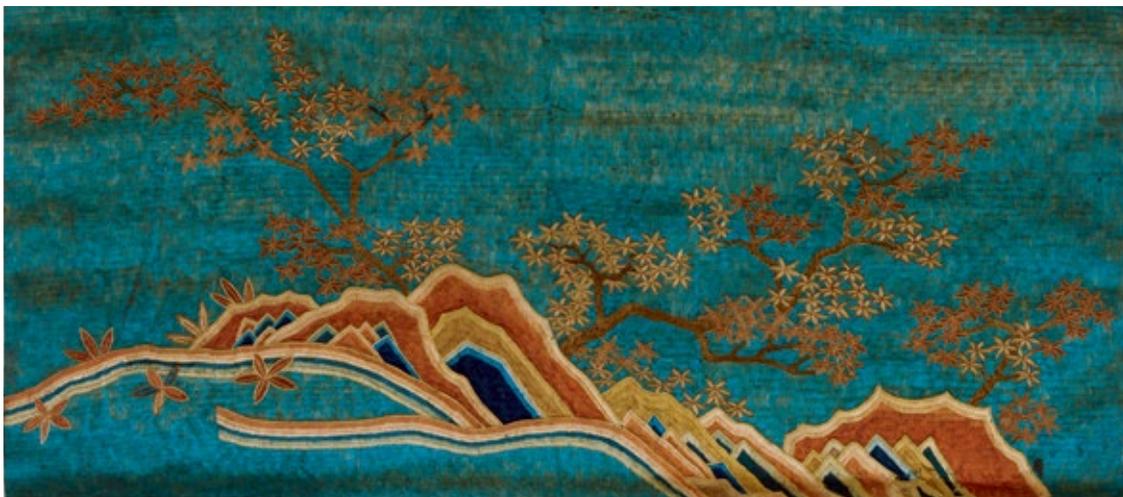


圖15 | 傳宋 繡盆菊詩意簾（二）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6 | 傳宋 繡盆菊詩意簾（一）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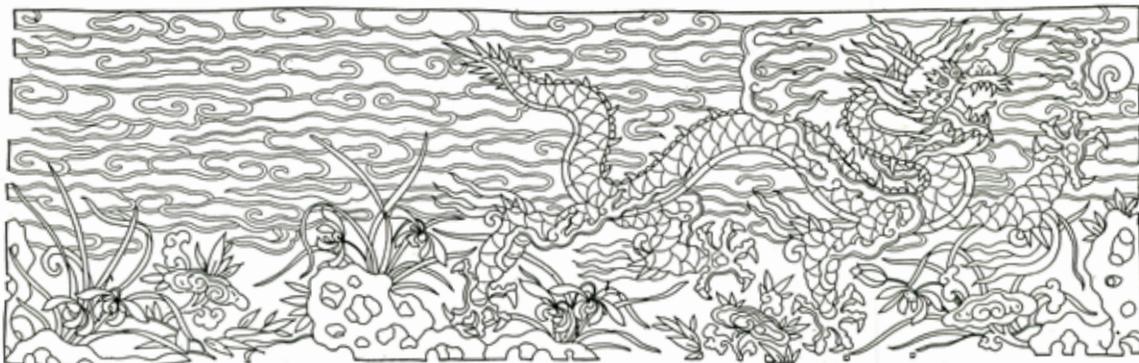


圖17 | 四合如意雲紋地暗著龍雲肩 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、定陵博物館、北京市文物工作隊，《定陵（上）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0，頁79。

## 瑞獸

蘭草湖石成對栽植於三乳足鼎形爐內，盆器欽口，豐肩，碩腹，造型簡潔古雅。三乳足爐其功能可兼作文房和花卉用具，器壁飾有神獸一對，口銜卷枝，頭上長髮往後飄揚，四足騰空呈奔跑狀，穿梭於折枝靈芝中。（圖18）祥禽瑞獸紋飾是以動物為基礎，幻想虛構出來的靈物神異形象。定陵出土的皇室御用銀器〈銀鑲金瑞獸紋盤〉，長方淺盤沿邊刻有三角連續花瓣紋，底盤刻飾兩隻相對的瑞獸，腿爪粗壯有力，回首對遊，生動

形象特徵與傳宋〈繡盆菊詩意簾〉意象極相彷彿。<sup>9</sup>（圖19）此類神獸可能就是漢代王充《論衡·是應篇》所載：「獬豸者，一角之羊也，青色四足，或曰似熊，能知曲直。」<sup>10</sup>古代傳說能辨善惡神獸，全身長著濃密黑毛，頭頂上有銳角前突，可規避邪魅，驅疫避邪，被運用於織品裝飾紋樣，反映人們渴望「祈福納祥，趨吉避凶」的心靈。

類似神獸形象亦見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朝〈青花瓷牡丹獸耳長頸瓶〉，長頸瓷瓶兩側貼飾一對蟠型獸，肩頸「錦地開



圖18 | 傳宋 繡盆菊詩意簾(二)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光」內填幾何紋，器腹飾盛開牡丹、桃花，近底處則飾「蕉葉紋」與「變型蕉葉紋」。(圖 20) 全器紋樣繁密華麗，構思巧妙，



圖19 銀鑲金瑞獸紋盤 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、定陵博物館、北京市文物工作隊，《定陵(上)》，頁168；《定陵(下)》，圖167。

正是萬曆時期「圖必有意，意必吉祥」流行世風的最佳佐證。此件青花瓷器頸瑞獸造型與傳宋〈繡盆菊詩意簾〉相似，應可作為斷代的旁證。

### 織錦詩文

菊花因其千姿百態與生長特性，成為古人感物喻志的象徵，通過歷代詠菊的詩文更可體會其深厚文化意蘊。傳宋〈繡盆菊詩意簾〉(一)上方以金色絲線繡織與題材內容



圖20 | 明 萬曆 青花瓷牡丹獸耳長頸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相關的詩文題詠，外加方形邊框，將詩文視為構圖元素在安排在畫面，應是取法冊頁之裝飾形式。繡款云：「雨後看花興自幽，花神不減舊風流。重開佳色邀金蝶，更吐新香染繡毬。晚節平分三徑露，清標獨占一園秋。年年賸有重陽約，尊酒何曾負勝遊。」（圖21）內文描寫重陽與友朋同遊，美景當前的歡愉情景。《易經》九是陽數，二九相重為「重陽」。農曆九月初九，重陽節登高、飲菊花酒是傳統民俗活動之一。菊花成為重陽節的代名詞，以重陽命題的詩作，描寫鮮花與飲酒，有花有酒，令人感受到節日歡樂熱鬧。

將詩文作為一種紋飾，塑造出文學抒情氛圍，正可迎合皇室注重藝文的心理。全幅詩文每行七字，八行共計五十六個字，石青色地用金色絲線織出詩文，楷書織字端整秀麗。將與主題相關的詩句用金色絲線繡於欄框，書畫合璧，更突顯出紋飾內涵與其審美價值，可惜遍查文獻卻未能確認詩文出自何



圖21 | 傳宋 繡盆菊詩意簾（一）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2 | 傳宋 繡盆菊詩意簾（二）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人之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另一張傳宋〈繡盆菊詩意簾〉（二）繡款：「景入園林花盡開，侵晨攜酒看花來。踈枝淡蕊寒仍發，細雨斜風晚更催。擬向夜深還秉燭，不妨秋盡始傳杯。相逢一笑真非易，共把繁英醉不回。」（圖22）此七言題詩經筆者查出，乃摘自明代詩人何景明（1483-1521），〈九月二十六日同賈廣文劉舉人任貢士高夔府先生宅內賞菊四首〉之一。<sup>11</sup>全詩僅前兩句「陶令門前花盡開，郭西騎馬看花來」未錄，其餘均可與繡款互相比對。織錦融合書畫意韻，配上欄框內詩文題詠，不僅呈現花園一角的自然景緻，更符合宮廷的文人趣味。

### 寫景式盆景

織品紋樣與其時代風格有密切關係，反映擁有者的審美觀與思想內涵。明代中、後期，社會習尚日趨奢侈，隨著時代變遷與帝王喜好，促使宮廷發展出新的裝飾紋樣。豐

富多樣應景紋樣題材，多從傳統節俗文化而來，與民間歲時節序息息相關。萬曆時期，每到歲時節慶，宮中衣帽上率作「新樣」裝飾圖案。據劉若愚《酌中志》〈內臣佩服紀略〉記載：「自清明鞦韆與九月重陽菊花，俱有應景蟒紗。」<sup>12</sup>重陽節期間，正值菊花當令，宮中乃以此花作為裝飾紋樣。明清時期，流行用「寓意」與「諧音」來表現祈求喜慶吉祥的心理，織錦紋樣往往比繪畫對於此種需求更為強調，從此兩張織品可以得到印證。

刺繡底稿多由織工設計，畫好繡本，提交審核，再由繡房人員正式在綢緞上刺繡。一個好的繡本具備可複製的特點，即使圖案紋樣相同，也會因運針配色的變化，使作品呈現不同樣貌。織工依循原稿基礎製作，創作過程依一己審美意趣處理。繡者若兼習畫理，可使繡品色調更加豐富和諧。傳宋〈繡盆菊詩意簾（一）、（二）〉圖案設計、設色及繡工，皆與另二幅題籤為傳宋〈繡菊花簾

（一）、（二）〉（故絲 102、103）主題相同，構圖也十分相近。<sup>13</sup>（圖 23、24）此四件院藏刺繡掛軸，原來應是兩組條屏，既可單獨懸掛，亦可組成完整通景掛屏。有趣的是，傳宋〈繡菊花簾〉（一）長度比傳宋〈繡盆菊詩

意簾〉（一）短少七二·五公分，尺幅大小應是為宮中成對陳設使用，配合室內高度不同，製作尺寸大小不同的選擇。經過仔細比對，發現〈繡盆菊詩意簾〉（一）、〈繡菊花簾〉（一）兩張紋飾顯然出自同稿而繪，然圖案



圖23 | 傳宋 繡菊花簾（一）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4 | 傳宋 繡菊花簾（二）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左右倒置，呈現物理學所稱「鏡像」(mirror image)的現象，即物象在鏡中映射出來的「反像」，與原物大小同樣，而圖樣是相反的翻版。傳宋〈繡盆菊詩意簾(一)、(二)〉、傳宋〈繡菊花簾(一)、(二)〉四軸，無論尺寸、主題、圖式內容均極雷同，綜合以上風格比對，證明它們都是明代晚期宮廷織繡傑作，應是同時期先後之作。全幅構圖講究中軸對稱，布局主體突出，層次分明，繁而不亂。針法活潑變化多，織工勻巧細緻，作品技藝精湛。此外，四盆顏色多樣菊花盆景，搭配琺瑯鑲寶盆器與朱漆八寶花几，畫面賓主有序，形象富有生趣，紋樣裝飾世俗化，為寫景式盆景，但也有諧音式盆景的特色。作為織品工藝與繪畫記錄，從中我們也可以瞭解明代宮廷植菊賞菊的盛況。

## 結語

人們在織錦上刻畫寓意吉祥祈福的圖案，以昭示織品擁有者的德行，希望受天的福佑，祈求平安幸福。傳宋〈繡盆菊詩意簾〉畫面將菊花豐富多彩的文化內涵充份表達，視覺效果呈現菊與自然環境融合。如前所述，裝飾紋樣出現有如意雲紋、靈芝、蟾蜍、瑞獸等母題，畫面綜合植物、動物、器物、詩文等表現手法。整體而言，作品具有儒家崇尚的君子之德，道家祥瑞思想觀念的表達，還有人們所追求的健康長壽，既符合皇室御用的華麗富貴，又富有濃厚的生活氣息。詩文題詠加上豐富裝飾紋樣與傳統民俗吉祥寓意的關連，淋漓盡致傳達出晚明皇家、民間以及文人的美感趣味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## 註釋

1. 著錄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印，《石渠寶笈·續編》(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71)，冊4，卷36，〈御書房〉，頁2079。
2. 朱啟鈞學者收藏家，民國任交通總長，內務總長及代理國務院總理。對中國刺繡緯絲有深入研究，收藏多數現存遼寧省博物館。
3. 金程宇編，(明)楊循吉撰，《菊花詩絕》，收入《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》(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12，據元祿二年(1689)江戶伊勢屋清兵衛刊本影印)，冊60，卷下，頁54。
4. 收錄於(清)許兆熊撰，《東籬中正》，收入《欽定四庫全書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)，冊1116，頁579。
5. (南宋)史鑄撰，《百菊集譜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(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-1986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(1782)文淵閣本影印)，冊845，卷2，頁59。
6. (南宋)范成大撰，《范村菊譜》，冊845，〈序〉，頁37。
7. 參見(明)高濂，《遵生八箋·燕閒清賞箋·書齋清供花草六種入格》，收入《美術叢書》(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5)，集3輯10，冊15，頁232。
8. 王岩編撰，《滄海美術藝術特輯·1·萬曆帝后的衣櫥——明定陵絲織集錦》(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95)，頁182。
9. 定陵位於北京明十三陵區西部，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鈞及孝端、孝靖皇后合葬陵墓。建於萬曆十二年(1584)，萬曆十八年(1590)竣工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、定陵博物館、北京市文物工作隊，《定陵(上)》(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0)，頁168。
10. 黃暉編撰，《論衡校釋(四)》，收入王雲五主編，《萬有文庫叢要》(臺北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5)，頁758。
11. (明)何景明撰，《大復集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(臺北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-1986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)，冊1267，卷24，〈七言律詩六十四首〉，頁212。
12. (明)劉若愚，《酌中志》，收入《筆記小說大觀二十四編·7》(臺北：新興書局，1979)，卷19，〈內臣佩服紀略〉，頁4398。
13. 傳宋〈繡菊花簾〉(一)縱147.5，橫64.5公分，傳宋〈繡菊花簾〉(二)縱150.4公分，橫64公分。均著錄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印，《石渠寶笈·續編》(臺北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71)，冊3，〈重華宮〉，頁1709。